



要言類纂

一二

9
87
1



口 9
87
1-3

岡本監輔撰述

要言類纂

明治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版權免許

岡本氏藏版



題言

岡本監輔撰要言類纂
此卷大人君子學問之要
莫不深悉詳備其識無
一毫可充一部無經定



門 4 冊 5
號 17
卷 1

要言類纂 序

要言類集 戶
考のきく好書也。其刻
城弁以表其言。

明治十二年八月

山縣五郎 

要言類集叙

久人年皆未有函館。如之。吾本於補見
公其為有志之士。其補富。其不表。其力。其
觀。其有。其日。其出。其悔。其都。其後。其保。其能。其固。
其特。其建。其漢。其行。其定。其志。其立。其為。其一。其年。其後。其涉。其山。其河。
其担。其其。其就。其江。其口。其以。其江。其之。其元。其大。其以。其維。其新。其其。其補。其子。其字。
其古。其再。其赴。其有。其其。其漢。其子。其之。其悔。其存。其去。其其。其年。其其。其心。

產漢之沒。執事支斯。據其國性。善為百
國。而如。既由。善其國史。於之不僭。二年
出。年。公。之。子。法。以。又。推。要。之。一。出。祀。年。
之。況。出。亦。亦。而。其。補。增。換。之。考。也。其。補。增。換。
張。之。積。力。也。法。以。之。年。亦。考。見。之。生。子。之。善。德。為
政。法。善。治。志。順。身。法。國。之。生。也。之。說。聖。一。不
備。以。為。之。之。好。也。視。法。德。也。且。其。生。負。之。會

一。年。之。飛。也。在。中。而。勵。業。一。以。為。出。也。之。免
也。善。也。也。之。以。撰。也。只。原。也。信。信。也。孫。信。也。
法。也。也。之。能。能。曰。善。年。亦。孫。亦。孫。亦。孫。
孫。亦。孫。亦。國。史。也。而。未。嘗。一。口。忘。也。也。
素。也。也。之。以。增。補。也。之。元。也。也。也。也。也。也。
附。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己出而人出未得自其家己出而己出
 安其軍由來務之實學而又有以清少海
 亦志強久不抗者矣。其補曰。儒然了。
 亦取尚。意知。其。以。齊。寒。輝。云。
 明。江。中。一。年。八。在。波。于。志。原。素。山。光
 陰。當。存。機。素。山。是。人。名。名。



要言類纂目次

卷一

事天第一

立志第二

蓄德第三

卷二

明倫第四

居家第五

處世第六

卷三

知人第七

莅官第八

為政第九

司憲第十

卷四

議兵第十一

卷五

衛生第十二

卷六

勵業第十三

卷二

卷一

要言類纂目次

要言類纂卷一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總叙

君子之學、明理適用、死生以之、若是而已矣、雖然、理豈易窮哉、君子貴知當務之急、要在成己成物、余不自揣、竊有志焉、摘收古言、敢加彙括、分類彙之、獲十三篇、曰事天、曰立志、曰蓄德、曰明倫、曰居家、曰處世、曰知人、曰莅官、曰為政、曰司憲、曰議兵、曰衛生、曰勵業、而君子之學備矣、余固非達其義者、而深信其言之有益於人也、學者熟讀而詳察焉、其於成己成物之方、思過半矣、

事天第一

人稟天地之中以生至善之德亘古無變故天下之事千轉萬化未嘗不歸於正是乃天道君子奉事天道安心為善不死不止而浩氣盎然塞乎天地之間是神聖相傳第一義而人事之大綱領也彙事天第一

天道即人心

天道無二主宰曰神流行曰靈賦於人曰心心無私欲之累而正直自然則是天道矣此心之發也遇父子曰親君臣曰義夫婦曰別朋友曰信以至百行皆本於天道天下無心外道理亦無心外物事但人不盡本心之量故與天道間隔而終不能覺知耳是以神聖之道其於父子還諸親君臣還諸義夫婦還諸別朋友還諸信曾無著相若怕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累而欲避之便是著相

心者為萬有之本然分于天賦於人條理一定不易是之謂道故道者心之本體也道不可直為心而道外無復心矣故外乎本心而求物理則無物理遺物理而求本心則不得本心矣

道備於人心初無內外本末之可言苟於日用顯然之事各率其則奉持不違心行如一則道斯存矣若於日用顯然之外別求道者其於道全不相涉矣

天地萬物皆生於神明靈光之內大同一貫無復內外幽明有無之別故人倫常經即天地之道廣大精微悉備其中舍人倫而他求無復天地之道矣
道也者至正明白易知易從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

大道易知

也故知之非難守之為難守之非難樂之為難夫一人知之而十人不能知之者非道也一人行之而十人不能行之者非道也

窮高則必返于卑極遠則必返于近返卑近而後其見始實矣何則知卑近之可恒居而高遠之非其所也所謂卑近者本非卑近即平常之謂也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而人倫日用之所當然豈有高遠於此者乎

君子之道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而本無名稱之可言亦無形迹之可尋民生日用而不自知焉是乃中庸之德也至哉物外無道道外無物無內外無隱顯故知道者不自有其知以其無有可有者也不知道者自有其知以其猶有可有者

也
人徒知昏明強弱人性之萬殊而不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乃所以人與天一也徒知吉凶禍福天道之常經而不知皇天無親惟善是親乃所以天與人一也蓋其好善之不至故每致疑乎此謂性天之理非穎悟之人不能輒解唯聖人其心一於善而視天地間莫非斯善故知人之與天無不合一而不容疑也

人性本於天道稟受之初其理均一無有不善而有惡者何也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善者性之常也惡者性之變也變者雖多不可為常是何害于以性為善乎天下古今之人雖有賢愚不同皆為性相近者均可為善也

道者天地生生之理保合大和發育萬物便萬化之本性命之源也須在氣上認取氣卽道之用譬如水其清潔而就下者是水之本然故水與其清潔下流者非二物也氣之順正而不變亂者爲道不順正者非氣之本然如水混土而濁是爲非道

人物既生則有其生之所當然者本於天道而成名之曰性如魚之游於水獸之走於山是也魚非水則不活獸非山則不生移易其所則死焉人之在倫理之間亦適其生之所當然者也聖人知人性所當然者在倫理故就一心發用之善定仁義禮信之目以維持之乃生之所適也

心之本體不着一物殆無所謂善者善者心之發用也見發用之善乃謂之善固屬無妨而發用上纔差則惡不是失一善乃有一惡自外來入當知善者本而惡者末也善者常而惡者變也夫心體分於天而自然明瑩無滯故聰明人一悟本體則每人已內外一齊透徹不要思惟其次爲物欲所蔽故不得不在一念上存善去惡故無善無惡爲天體有善無惡爲天意知善知惡爲天知存善去惡爲天功

心存誠明而無有間斷曰敬無以尚焉若以敬爲一事則心有所偏倚勞而不安或欲寓心於中未免有所係著但順物之來而應之不過其則物之往與之化而不滯其跡者謂之物各付物而不爲物所役矣

人心須要無事無事卽心之本體也然惡外物累己是自私

也、欲照無物之地、是用智也、自私者樂於無為、故不能以有為為應物之地、用智者有意於有為、故不能以明覺為循道之自然、故以惡外物之心、欲照無物之地、猶反鑑而求照也、非外是內、未若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而應物之間、無復為我累者矣、

太虛神明即心之本

我之身分於父母、父母之分於天地、天地之氣分於太虛、神明故我之身即太虛神明之分身也、太虛神明之本體在我完全無缺、是之謂立身、以接人倫、以應萬事、是之謂行道、天地萬物皆化育於太虛神明之中、而我之本心即太虛神明、故能悟我本心、則天地萬物皆在乎我心中矣、惑者言心在身內、不知身生於一心、神明之中、而心為天地萬物之

主也

仁智

天地生機、聖人大道二者、兩間不滯之物、刺刺流行、處處圓通、知生機之不滯、可以求仁矣、仁者無不愛也、知大道之不滯、可以學智矣、智者無不知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人未得之、此理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唯人有是心、便具此理、以生不是有此心、後有此理、自外來住、

良知

良知即是心之本體、前此更無本體、良知即是心之大用、後此更無大用、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即是知、行之外更無知、人之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在天為天、在地為

地在人爲人無所歸而無所不歸也良知無動靜唯有見昧見者覺也蓋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矣

人心中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制事宰物循其則而不過皆靈明之妙應也譬諸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卽應一應卽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炯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是乃所謂良知也明善精義不過致良知之用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是人之良知乃天道之流行也人唯有此良知而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曾無欠闕故言天道者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人性至善至靈至廣至大人所自有不待外求狹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斃觶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之謂良心卽是聖賢君子之心卽是天地鬼神之心人皆有此心而營營逐逐爲外物所熏灼真可惜也

人心自善自明卽神卽道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蓋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學者當知己之心如此人之心亦如此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自信無自棄直心而往自備萬善

道孰爲大心性爲大千萬里之遠千萬歲之久其所動靜起

居泯焉無存然而時思之則千萬里即在目前千萬歲無異數日求諸人則人之理不易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缺豈不大哉

天道卽心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萬法自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往古來今四方上下渾然一片無間自茲以往更有分殊終日孜孜存此而已盡其性則體天下之物無有所遺有所遺則爲心有外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是之謂知天大無外也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以天地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大倉

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心之本體原於天而無不空空如是則實也蓋萬物必有形相有形相者無常無常者非實卽是空也心體無形相無形相者有常有常者非空卽是實也夫心性不離天地萬物而存天地萬物皆歸心性故心性爲無中之妙有可謂無聲無臭無形不可謂斷無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

道體流行

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舉目見天地之道。山岳列峙。川流不已。鳥翔于空。魚躍于淵。莫非道之流行。道者何。即天賦之性在物者是也。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道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故吾或有得焉。心存之耳。口不可得而言也。及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心之本體良知自然。無待把持也。試看吾人講論道義。在座環視羣聽。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豈待持乎。若於此心渾淪活潑之地。未得洞見。而謾云

道不容言

持守。則所持者或止。意念之端倪。或止聞見之想像。不得謂之本心也。心與意不同。以意為心。自古病焉。此處不清。而徒說志道是煮砂求粥也。然是不得道破也。若使可道破。則亦可用力把持矣。

萬物一體

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也。見鳥獸之哀鳴。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

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天道為萬物之體而無遺者也。其備於人之一心固與天地萬物周流而不能自己。蓋觀其情欲未萌之時道理完具心中盎然如春是則全體模樣有以全之則其事君事父凡百物事不容自欺精神流貫志氣通達無有人己物我之間其視人之善惡即己之善惡也。譬之百骸九竅相須以濟其用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所以疾痛痒疴不言而喻。充天塞地唯有此靈明人為形體間隔而不自覺知耳。我之靈明便是天地鬼神之主宰天若無我之靈明誰仰其高地若無我之靈明誰俯其深鬼神若無我之靈明誰辨其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我之靈明便無天神鬼神萬物我之

靈明離天地鬼神萬物亦無我之靈明。我之靈明與天地萬物同體故我之靈明之外無復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之外無復我之靈明是之謂萬物一體草木種子生生變化而精氣相續無以害其生生之神我身則一也而有老少猶種子有變化知老少之為一身則知祖孫之為我身是之謂古今一體。人者裸蟲之一也其知覺運動與物不同者無他由其腦臟均平非如羽毛鱗介之明於一偏也。羽毛鱗介之為物耳目鼻口各明於一偏而不能均平若人豈得與人同乎人之賢愚亦由形器致然上智猶明目下愚猶矇眵當知上智由於腦臟官能之均平而下愚係於腦臟官能之支離也耳目鼻

口手足皆有支離則腦臟何獨無支離乎矇眵不能視五彩聾聵不能聽五音至於手足支離皆不能給其役也腦臟機關支離而不能司其官能則豈得與衆人同乎然此就氣質言之非天道之本然也天道備乎人心不以賢愚異其揆蓋天道好生生人物猶橐籥千品萬象不要安排而條理賦與人物爲之本體一定井然不紊使人全其德而物遂其生故有惻隱羞惡之心則無賢愚一也有好生惡死之心則無人物一也故君子愛物仁民以立其萬物一體之本也學問工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尚有死生之念未免掛帶則於全體未得融釋死生之念尤不易去若能看破之無適無莫則本體流行無碍方是盡性知命

必生貫

知晝則知夜知晝夜則知死生蓋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者是雖晝亦在夢中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一于天理纔是知晝而知夜知死生矣道無死生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曾無死生可說故朝聞道者夕死亦可矣蓋道之本體未嘗生故未嘗死也神聖之心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死生禍福得失榮辱一切色相皆不見其非我之有夫唯天道之自然矣世人自形體上起見以死生二其心故有歸天之說吾本與天爲一亦何歸之有好生惡死是生氣也拘於形骸之念也及生氣散則此念亦散故終天年者其死如寢而無動其心亦是天道之自

然也。大道大和，生物之本。天地之根，充宇宙而無餘，歷洪劫而無改。若能保此不失，則心契天真，猶點雨之滴海，渾滄溟而共存。猶片雲之沒空，攬太虛而同久。利通而無滯，凝貞固而無變遷。故天地終而壽不竟，日月晦而明不虧。蓋人心即道也，生即氣也。能以心合天地之道，以生會天地之氣，則天地之道我性也，天地之氣我生也。道氣無終壞，此性命亦無終壞。譬以水投水，于何可竭；以火投火，于何可滅。從天地之變化，不從軀壳之存亡，謂之盡性至命，謂之體道同天。其中自有真樂，盎然春融，照然宇泰。既利且貞，活潑潑地，是君子之所以貴於德性也。

得罷乎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必慎其獨。

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而一時不勝其私欲，則於所不當為，保其不為之乎？君子知天道在我，至隱而莫見焉；至微而莫顯焉。精神歸一，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是真能慎獨者也。

正人無為邪鬼所迷，人之怕鬼是由其心之邪迷之，非鬼迷之也。人之好色是色鬼迷之也，好貨是貨鬼迷之也，不可怒而怒是怒鬼迷之也，不可懼而懼是懼鬼迷之也。君子之心

人心即道

常存天道精明在身故無為邪鬼所迷之患矣。少君子之心
 聲色貨利之心亦莫非天道之發見。但為間思雜慮之根動
 累天真故君子用功須要一切排脫不敢留積。如此則其適
 然來遇未嘗為累而自然順應。故用功於聲色貨利之上使
 其精精明明無有毫髮蔽遮則聲色貨利之交一出天道之
 流行而間思雜慮自然無存矣。其具焉至微而不可察也。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君子所謂無欲者非若方外人盡去根
 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蓋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以
 無欲也。山某於燕嘗以此與友人論其說。
 人能以此一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例看則有何妨礙
 雖萬身曾何妨乃知方外人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

得罷乎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
 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必慎其獨
 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知而不敢肆苟人
 所不知之地而一時不勝其私欲則於所不當為保其不為
 之乎君子知天道在我至隱而莫見焉至微而莫顯焉精神
 歸一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是真能慎獨
 者也。愚未嘗感累而自然則亦姑風也。精也。實也。士也。
 正人無為邪鬼所迷人之怕鬼是由其心之邪迷之非鬼迷
 之也人之好色是色鬼迷之也好貨是貨鬼迷之也不可怒
 而怒是怒鬼迷之之也不可懼而懼是懼鬼迷之之也君子之心

人心即道

常存天道精明在身故無為邪鬼所迷之患矣。聲色貨利之心亦莫非天道之發見。但為間思雜慮之根。動累天真。故君子用功須要一切排脫。不敢留積。如此則其適然來遇未嘗為累。而自然順應。故用功於聲色貨利之上。使其精精明明。無有毫髮蔽遮。則聲色貨利之交一出天道之流行。而間思雜慮自然無存矣。莫見謂至道。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君子所謂無欲者。非若方外人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蓋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以無欲也。山蕪林蕪皆其然。此足以證之矣。人能以此一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例看。則有何妨礙。雖萬身曾何妨。乃知方外人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

人心本自安樂

人心本自安樂。觀諸狹提至五六歲之時。可知矣。人有苦惱。由自己迷惑致之。學問者所以去迷心。以復本體之樂也。凡人有天下是苦。天下有國是苦。國有家是苦。家有妻子是苦。妻子有金銀貨寶是苦。金銀貨寶耳目所觸無是不苦。君子則唯道之聽也。於心無所不歉。

人欲知真樂。真樂是心之本體。雖在憂苦迷離之中。亦無不常存。蓋哀本與樂不同。然當哀哭時。則必哀哭而後始安。不哀哭則不安矣。雖哀哭而心安者。莫非樂也。其要莫外乎反身而誠。反身而誠則心無事。心無事則樂矣。是天道之自然而無牽礙於天地間者也。快莫甚焉。是之謂真樂也。樂在物者。有物斯樂。樂在我者。無物自樂。其遇物而樂者。特

心體之活機與造化之活機適相觸發耳蓋造化風光即我本分風光風光本無彼此故也

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有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斯無所不足無所不樂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不若忘乎可忘乎不可今夫有書一筒酒一壺吾以一身置乎其間則吾與二物皆莫非寓必有不書而樂不酒而忘者然後可以有書有酒否則是我與二者共為一物焉知物之為主人主人之為物有也
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求樂者欲復心體而已故有所倚而樂者非真樂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矣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天者道而已君子憂道者亦不過求復心體也

立志第二

古往今來物換星移滔滔無所底止而人生於其間必有事事千差萬殊皆求諸道自立志始勇往奮前不屈則德日躋功大叙而萬世不朽矣彙立志第二

戒為入下

立志讀書

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為人下温飽安逸畢世而已所以異於禽獸者幾何也
君子立志自讀書講義始日進毋怠有所疑日抄記以便省閱有所見不守執以來新見必欲得其書之用庶幾不為汎汎無依之人矣
人不可不讀史未讀時自負七尺之軀昂然獨上及見前代人物忽覺其矮大地雖廣竟無站足之地

要為第一等人物

欲為世界第一等人物其志未足為大也蓋世界人物其數有限故為之出頭人亦不難矣唯前代既死者不知其幾百倍於今而中有聖賢英豪甚多不知其數吾明日死忽入古人錄中以我比古人可愧也故大丈夫立志當以為古今第一等人物自任耳
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當知天地間事莫非一身內事一身內事莫非天地間事是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發秘義為萬世開太平大丈夫之志不為不遜如此則念慮動作不敢苟且而一片精神莫不流注於天地萬物之上
大丈夫志道知一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

要為第一等人物

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大丈夫盡心于濟世使海內不可無此身則天亦不得少我便是立命
大丈夫見識志向不可不遠大然施之行事要當量力漸進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至敗事
自古至今唯一高字敗壞多少人物不思崑崙巍巍可仰不如平地蕩蕩難名故以平常心行平常道則是真誠用力大過人者矣
老成之言常若迂濶而後生終有不及備嘗艱難之後方悔其不聽從蓋坐真志不立客氣凌人耳不知聖賢無欲速非迂乎無見小利非濶乎迂濶者正也不要迂濶者邪也

患難危辱所以玉我

中庸者天下之至難也。蓋不在於行天下難行之事，而在於能行平常易行之事。始終不衰，非大勇者不可也。天之將降大任也，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每事拂亂，不許如意。所以竦動道心，堅忍偏氣。蓋人不能謹於平日，必至事勢窮感，困於心，橫乎慮，而後自奮勵耳。觀彼內無法家拂士，外無敵國外患者，常致亡滅，乃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大丈夫行道當向至難至危之處，而經驗焉。則患難毀辱皆為切磋砥礪之地，又須有遠大見識，讀書講義，積累數年，然後望發越焉。否則一時意氣奮發，適足以為後日廢弛之地，何益於我哉？

獄狴之中，專務鍛鍊身心，未嘗虛度時日，則可以涵養德性。彼錮我者，乃所以成我也。又何可憂苦以擾其心哉？士處困窮，則是用功時節，苟非痛自節抑，則將至私欲橫生，廉恥拂地。若夫真誠用功者，當知戚戚之念自消，器宇漸漸宏大，本真日益呈露，死生禍福窮達得喪，曾無間斷。

言貧

清修之士，往往好言貧。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俗。且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乎？怯之甚也。

戒優欲

子孫之懦，貧賤潦倒，尚且覲然以門第自誇，是何心也。父祖而有知，當頓足於黃泉之下。學者以理義為主，不學者以血氣為主。以理義為主者，閱理久而益精明，以血氣為主者，經時久而愈衰。謝然學貴著實，而不進則退，故志之不真，不剛則學力不足，以勝氣習之固。

蔽矣、

讀書固學也、不讀書亦學也、讀書之為學、人皆知之、至於不讀書之為學、人多未知之、苟一心鄉道、不為外物所誘、則起居動息、應事接物、莫非進學之地也、

男子年十六、可以得為人父、然志欲有為者、疾至三十娶妻、古之制也、且年少娶妻、每致體氣薄弱、多病室家不和、困窮若使弱齡人志學、不他顧、則男女飲食一切諸欲、反易戒而易忍矣、

財色名位四者、學問之大關也、四者不破、小善不足錄、而財色二者、尤為難禁、於是不惑、則志氣清明、可以進聖域、當大任、

座右文房、不置無用玩物、所以勵志、實際戶牖、不掛假山水、書室常揭真地圖、即是真有志者矣、

好逸一念、改過不勇、徒義不純、遂至包容十罪、萬失、故志之真偽、見其逸不逸、未有真志道而自逸者、今夫於心無可疾於事、不見過、所以自恕、兼逃人責、而其淪污下者、職之由也、蓋為善不力、則惡機常存、故於其善相形、將拂然逆之、去惡不力、則善機未著、故於其惡相比、將肆然從之、豈得能自持乎、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出於世俗、妄認壯士不為也、但志不剛者、欲避嫌、故雖知其非、而為世俗所壓倒、不能弗為、是學者之大累也、

以天下為己任

君子存志視是非要重視利害要輕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辨別是非利害要識大小輕重緩急六字否則不為畏利害之小人便為執是非之迂儒
大丈夫以天下萬世為己任服膺道義不復他顧而功名自然從之其於功名無所輕重有心重之者至戕君父有心輕之者至無君父又何功名之有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唯願吾言之行世人知一分道理享一分昇平若其不行也專求諸己不責於人是大丈夫之志也

天下之事譬猶一家內政非甲為則乙為之非彼任則此任之君子存心正大須要如此何必身任其事然後為快哉
天下未至於無道而先以無道視之奉身自退絕志於斯世者是神聖之罪人也人生斯世當為斯世之用若生斯世而無益於斯世則曾草木之不若也豈足為訓乎

人心即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與己一體故生民之困若莫非吾身之疾痛不知吾身之疾痛者是由志不立以放失是非之心也

大丈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未嘗須臾忘天下故時方否塞則在野獨善其身而其憂世之念不能自己也然所謂憂者非有所虧損於本心之樂蓋不憂則不樂矣
大丈夫欲濟斯民未嘗一毫秘其道之念但恐其致污黷雖見尊者不得卑辭曲從而尊者傲我是不尊道也尊道一以

禮義不要飲食周旋尊者敬我我敬尊者相讓猶儕輩庶乎無遺憾矣

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故有道之士必待朝廷致禮而後出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臣不以窮達易志操在廟堂之上下巖穴之士在江湖之遠不忘其君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國家者中人以下之所為也

君子在草莽非但繼往聖開來學足以維持世道檢束人心清議由是不墮邪說由是不肆雖無赫赫之驗而有冥冥之功豈得輕視其身而頽然自廢乎

君子之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為貧者辭尊位居卑官

皆為貧

辭富厚居貧窮如抱關擊柝固其所也若夫位卑言高者有賣道之罪立於本朝而不能行道者有竊祿之恥故為貧者不可居尊位居尊位者不可不行道

君子不以祿位變其志操道不行則去獨行其志而高尚之節伸矣抑人之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如蹴爾與食乞人不屑可見羞惡之心重於死生也至於受大祿唯唯諾諾伺人顏色不顧羞恥者豈為美田宅豔妻之俸與相識貧人得救於我故易飢死不受之義歟可謂失本心者矣自分必死則視吾身如無焉水火兵刃亦如無焉懼亦死不懼亦死懼而死孰若不懼而死大丈夫臨大節者須勿喪失此志

不以死生易操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故臨
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學者宜以進此域自勵
無一著述而為百世師自非真裕者不能學者宜抗志於此
若以生平著述面附灰燼胸中無一毫懊恨顧惜則可謂真
裕矣觀文字議論即有得色志氣之陋局量之褊可知也
士大夫廉潔能文猶處子守身能女紅乃其分也如處子自
誇其潔自多其女紅則人謂之何可鄙笑已
少年登高秩奇才富文章二者其心易動其氣易張實為不
幸之事如知其不足恃而常常奮勵毋成不幸則又有大幸
存焉

人之才稟諸天而完成之者在我儻天不與我以超羣之資

當自強以奪天工自古能成絕大事業者由其志氣堅忍不
拔致之不必皆高才之士也彼少年夙成者固非才智長進
之兆即是後日萎靡之候耳

念念要存道義是志之立也不忘以能經久則心中自然有
所凝聚即為聖賢亦不過擴充此念蓋此念之純於道義則
凡人之所以為聖人譬如一兩金與萬鎰金雖分兩懸絕而
其為金則一矣

實學可進聖域者莫先於慎一念獨知之惡及發於言行則
其心為之昏蔽欲禁不能遂為下愚之歸唯其志以道為主
則平常無心有事不得不慎

物之稱必好嬉戲雞狗馬皆然稍長則各復其正性雞司

晨猶辟鼠狗守夜馬聽御人之童心則博奕蹴踘酒色聲樂
往往及長不反謂甘處羣物之後乎

惜陰

日晷一移千載無再來之今形神既離萬古無再生之我學
藝事業何得悠悠

窮天地亘萬古唯此一身不可再得百年身世尤易經過大
丈夫在斯世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蓄德第三

人心自然思善志之立也雖達聖域可也其間委曲詳密
由積力致之必以忠信為本而衆德之行自反內省不疚
然後心廣體胖受用不盡矣彙蓄德第三

忠信

君子之道以忠信為主坦然平直易知易行本立而道生焉



譬諸行遠者必自近登高者必自卑故常始于卑近而達乎
高遠也

行善

君子之學以主忠信為本居敬為其工夫而仁義禮智相須
並行無復僻於一偏之患蓋以忠信為衆德之基也

君子擇乎中庸每得一善服膺弗失一善雖微積而不已則
足以作大至其積而又積則雖以天下之智算有不能量者
矣

人之為不善其初不忍而漸至忍不忍相半其後忍矣其後
安矣其後樂矣而良心死矣是故君子之學慎於一念獨知
之境克己復禮

克己

克己當從所好人欲事事皆好故無下手之地當察其所偏

威儀

好者而克治之，克己之方莫過於此。古人有患目畏火物，因列火物於室中，以習之者，是則從所惡，亦為切實工夫。人之持身，其制於外，所以習內，故足不輕舉，手不徒弄，耳不側聽，目不邪視，口不妄語，聲不高急，氣不喘息，頭不傾側，髮不垂下，色不怠慢，立不偏足，坐不展足，寢不偃臥，勞不露臂，暑不揭裳，車中馬上，不指舍食，不答逆，臨臥不自言。

飲食

衣食之節，持身之要，故君子冠飾衣緣，皆以法制。雖燕居無服，紅紫與人共食，戒鼓舌作聲，歡汁戒開口，長吸羹之，有菜者戒口就而吞之，無味者戒就器調味，肉醬戒歡而味之，濡肉齒斷之，乾肉箸治之，炙肉漸食之，無敢大口併食，飲酒使淡洽于身而止，侍燕於尊長為之，先嘗飯不致抗禮，後已侑

居處

食而又不取太遲，小口而飯，以備噦噎，亟疾而嚙，以備見問，數數嚼之，不至於弄口為容。

言語

君子居鄉，信實溫恭，如不能言，不以賢知，先戚族，朝廷宗廟，唯禮之行，其言不敢繁漫，見凶服送死及齋國章者，皆加敬禮。

慎言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

修德之功，自收斂精神始，收斂精神，自慎言語始，言之易發也，或喜談道義而忘其輕率，或稱人之美而不省嫉妬者，陰害其事，或好私親明而漏泄他人所秘之事，其失及物有害，追悔無及，非如行事可改。

目視

心神寓目，目視之高下，可以卜其心之敬傲。君子教人，下視者，欲其心不傲也；心不傲者，敬聽他人之言，不敢忽慢。

問學

古人言學，必兼問問，亦學也。能問者，其胸中不存己見，故能受善徙義而無蔽矣。師友之功，不可勝言。

思惟

思惟道理，得恰好多，在宵分為其神氣澄清也。但當寢卧，欲靜而虛，不要思惟，思惟則害於生。遇大硬難事，不可急心剖決，姑舍之宿一夜，枕上商量一半，齊思而卧，翌日清明時，續思惟之，則必恍然將見一條路，義理自然湊泊，然後徐區處之，大概不致錯誤。思慮久後，自然通微，一事上思不得，則更換一事思之，不可守著，心有偏暗處，則強思亦難通矣。

靜坐

靜坐所以為應物之地也。靜坐數刻後，接人自覺言語有叙，可以見靜坐之效矣。

作文

火急作文，宜平心安案起稿，然後更寫，則却速成無悞。且傳遠傳後，莫如文書，雖一時應酬文字，須必審讀一過，然後封完。

標

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于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畧多少，筆墨能刪題，乃真簡矣。操心誠易，間斷然纔知間斷，則其所以相續，益不可緩，亦不可急。唯要常自警省，毋怠積累之久，自然有效。抑空持強制，不如涵泳聖言，審視不肖，久則內外澄徹，與道如一矣。

心存誠敬則少寬四體亦無害心無不誠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循道存心

人說寧靜存心是不過定氣故漸有喜靜厭動之弊苟以循道為主則何不寧靜之有以寧靜為主則不能必循道事事有理人能安定其心順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私心以處之則事必不得其所而心無須臾之寧人徒知事之累心不知心之累事心之本體無動有行不合義故動若無有不義則自然無動矣

人心不能外乎道義故嗜欲萌生遂後必悔忍之則安

以義裁欲

凡人以從欲為歡樂以循道為勉強自君子見之從欲者是苦之甚也蓋制而不行者無不硬苦以理處者無不順暢耳目口鼻之欲與生俱生皆天之所與我者而人之性也以義與道裁之則諸欲自然退聽視聽動作能合其節而良心亦得其養焉若欲無之則廢人倫絕恩義不至槁木其形死灰其心則不己豈可為訓哉

怒

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也君子者慈愛樂易以為常而怒則深戒之故君子有餘哀而無餘怒也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君子於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

杜讒消釁之道莫如精察真妄如果真也則順受之妄也則

見其讒使小人不能復說則無積疑成釁之患矣

人於橫逆憤怒如火自反一思其身有不是事怒情爭氣渙然水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計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

怒中之言發速悔遲而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所欲為雖若甚適當第疑勿信第緩勿急怒時最不宜言語行事而怒人最欲言語行事可不畏乎

狎侮戲謔之來慎勿答而已吾之有招則自反而改之否則受之如弗聞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即無知亦當寢消是則以靜息囂以誠止妄至妙之法矣如同居之人朝夕非理相擾亦當寬其懷抱附之無可奈何以不治治之

小人

易發難制忿心為甚忿心一熾惟見小利而不顧大害爭虛氣而不思實禍告訐為能而不思退讓為賢苟聽人居間和解則大省材力人亦信之終身讓路不失尺步終身讓田不失一段不得已而質之官亦當委曲回護以全戚友之義留其不盡之情不可逞力求勝致人損傷否則直反為曲冤反受罪

朝夕聞人尚氣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凌人聞人游蕩不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檢而不自知矣故君子之於小人不惡而嚴見倨傲之人不欲行禮人情皆然也習以為常則其遇他人亦不免有此累均是自暴自棄之人耳

人非我之

小人得勢凌辱君子，君子為之自反敬慎，而德日進，譬猶石之磨玉也。是知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君子貴師親友，遠賊，所以自愛其身也。與剛正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安，久而有益，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而言必吾贊過，莫吾警，究至意盈，心傲積，尤悔而不自知，損孰大焉。君子以小過為大過，是藥石之保壽也。小人以大過為小過，是美味之生疾也。朋友過譽之害，較仇讐過訾之害，尤大。蓋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訾我，我或因而加謹。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

人譽我之

毀，是謂求全之毀。毀譽本一套也。譽者毀之始，毀者譽之終。人宜不求譽而全其譽，不避毀而免其毀。未可以人之毀譽遽為憂喜。

學要反己

學要反己，當責辨人，則宜認為一件大私己，而直克治之。君子之學，切於自反，人待我以橫逆，則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不然，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且禮矣。而其橫逆由是也。必自反也。曰：我必不忠也。自反而忠矣。而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妄人與禽獸無擇也。又何難焉。是君子之所以自治不已也。學貴反己，若徒責人，唯見人之不善，不見吾之不善。若能反己方見，吾未盡矣。暇責人，神聖化姦惡人，其道唯不見姦惡。

人不善若見其不善而正之彼姦惡人不肯屈下何能化之蓋不能化姦惡人者是吾之不善也見吾之不善故不見姦惡人不善且所謂化者自他人而言之若神聖用心唯見吾之不能盡道以致如此非有他也
吾有一分不善而猶責人誤矣吾順道彼必不爭我若與爭是不順道故爭由小人爭之未必勝勝亦無益於我尤可哀也天下之事不能兩邊皆好唯一邊之好便可以保兩邊無事所以成己成物如爭吾是啾啾不止雖係名義所存亦是小丈夫之意見矣

神聖之心見人之欲殺己益急則其欲遷善之心益急是神聖之所以動心忍性而增益其所不及也
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視天下皆勝己所以能勝人視天下皆不如己所以不如人以評品人物之心移之於內省自反智孰大焉人之病在乎好談其長精神外馳唯智者不言善藏如愚是故能保其長

道無成體德無成名故知道者雖極天下之博而不敢自有其道知其無窮也蓋得於內者愈深則其形於外者愈泯然無蹤凡聳人之觀聽勝人之口說者皆有所未至也
與人為善不在議論惟在一念自證自修衆人所欲我則不欲衆人所為我則不為久之人亦自化於善矣苟與人為善而啾啾爭同異則是精神外馳一分而裏面便無一分己不

慮

能成何以成人
人有規我屈己聽之未足言虛須自反非自視太高使人生疑則鋒銳太露使人生畏若真虛心者凡人有所思即直說無所揀擇

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并難受益於君子益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卑者何敢益我故受益之方不但降心思并當謙退於詞色即如門人心中以為不然者亦須使其直說無隱門人說是則是門人益我不是則是我益門人
人常自言我能虛心我能容人者未之思也我之才學事事過人而能屈己以從之乃謂之虛否則狂而已矣橫逆之來

自反無一毫不是而不與之較乃謂之容否則妄而已矣
知道之無窮而後知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過不足深咎過而不改然後為實過矣
有過不令人知固為大惡然有過輒自表白亦未可也因不諱過二字減殺改過工夫幾分

悔悟

凡人事後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寡事後自信其無誤者其誤常多故彼曰臨事無誤者必有誤曰秉心無欺者必有欺
悔為改過遷善之機貴改而不復悔不已者由其病根不拔蓋舊惡全改者雖回想無悔若回想汗背者是其胸中有所凝滯與因藥發病一般不保其不復也且思索為煩大非所以保神

忍事

人之忍事易習熟終至非理相加之猶常其不忍事亦易習熟終至報睚眦之怨爭訟不已

氣質

天下斷無不可改之氣質無事時深自悔責屈柔其氣調習其容臨事時凝心聚神以察其失頑性將發極力忍之久則成自然

人之氣稟清濁不同唯有集義涵養不逐外物自然清明纔逐物便昏眩

人於習氣偏處若少時不加學問到老不能自持間時不加學問到患難疾病不能自持貧賤時不加學問到得志不能自持生時不加學問到臨死不能自持平時受病一分及要緊便生出十分

氣有一時浮氣有生來稟氣若止言制浮氣不言變化氣質則無根本之功若僅平日調養而臨事不加抑制則發動必不中節

入之

專於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於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量天性也而可學也始忍於顏色終忍於中心久則不與人較矣推其本則是捨字粗之舍貨財精之舍意氣益精之自舍其功能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之量譬諸器中盛物滿則溢出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貴顯後益卑謙是固與放肆驕傲者不全然其為物所動則一矣

智勇名譽目為身功，執此則量不得不小，勲華事業於德不存，知此則量不得不大。蓋德不可執，事以為德，而事不可外。德以為事，能知德之所在，隨遇以應之，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又何功名富貴之足言哉？識德之大而無大，則亦無量之可言矣。此之謂不器。如有大則囿於有，而不得為無，加矣。身雖在縲絏，心無愧怍，自覺方寸虛明，不異平時。蓋人心之靈，與天地上下同流，故無入而不自得也。但父母年老，起居飲食，非我不安，而音問不通，動靜不知，則其憂悶當如何哉？於是以理排遣，不至累心，則是過人者矣。

自知

欲知身是君子，小人宜于五更點檢，思想如何，則知矣。知心術隱微之邪正者，無如樂人知我，鬼神知故，發於絲

人工

竹者，不得不慎。君子琴瑟不離身者，恐其心之不正也。如箏琵琶，亦有省克之益。比之人格，已過其知恥者深矣。無入之地，易肆有人之處，易偽。惟其無入之地，肆所以有人之處，偽故工夫必以不愧屋漏為本。誠之動物，自慎獨始。故獨處能慎者，接人時不太著意，而人自改容起敬，不能慎獨者，接物時太著意，而人無敢改容起敬矣。不自欺者，人不能欺，不自欺誠也，不能欺無間也。譬如生氣自毛孔出，氣盛者外邪不能襲。君子之學為己，嘗不慮人之欺己，恒不欺己之良知耳。嘗不慮人之不信己，恒信己之良知耳。嘗不求先覺人之不信，恒

先覺己之良知耳不欺則一心無所偽而誠也誠則明也信則一心無所惑而明也明則誠也明誠相生良知常常覺照猶物映明鏡妍媸悉形其於欺與不信嘗無不覺矣蓋無知而無不知也

天道降人殃慶不與生人期約全惟善人向背亦然故德脩不能動天恩深不能結人者當知是誠之不至也然有心於動天結人者是不誠也動天結人皆必以天天者無他至誠不息之謂也

人生只一誠字一謙字自處處人終身受用不盡二字為老生常談閱歷之久身經踉蹌方覺處身涉世秘訣如獲異聞要言類纂卷一畢



要言類纂卷二

阿波岡本監輔撰

明倫第四

人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原於天發乎德而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弟之敬兄婦之順夫弟之聽兄朋友之致信神聖之教自是始焉所以立本也彙明倫第四君子之道莫重於禮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父祖者類之本也長上者治之本也無天地則不能生無父祖則不能類無長上則不能治故君子尊長上敬父祖事天地而三本並立不相悖矣道義之心明覺發見而真誠惻怛者是人之心之天也方其流

三本

行自有輕重厚薄之不齊譬猶身本為一體而頭目之急手足捍之故神聖之道莫先於孝弟人人推其孝弟一片真誠惻怛之心以應萬事則自然曲當莫有缺漏矣

父子

子事父母早起盥漱以省問所欲飲食先親嘗而進之臥則奉席以安之進退周旋不敢欠伸跛倚不敢唾洩父母唾洩刷去不見父母所賜雖不欲必受而不逆有賜餽餘必寫之別器不敢直用被召則投業而起受命服勞不敢委僮僕出必啓反必面所游有常不遠游復不愆期平常言語不稱老顏色和悅不敢儼恪祭祀燕饗不敢為饌具之限平生交友不許以死父母不悅不敢交他人兄弟不親不敢求朋友無私貨無私畜不敢私借貸於人不敢私授受於人父母所愛

愛之所敬敬之至犬馬皆然父母有過下氣柔色以諫反覆熟諫至被鞭流血亦不敢忿怒慎默自責以冀其悔悟不可諫則或號泣從之父沒觀其行雖有少不善不敢遽改祭則夫婦親之齋戒沐浴不飲酒茹葷祭器不賣丘木不斬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親有小過慎不可怨大過不得不怨大過而不怨是疏親也小過而怨是使親不安也並不免為不孝然孝子所謂怨者與眾人怨恨之心異譬諸幼子為母所打泣且匍匐從之未嘗有間隔之心

父子之間不可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爭辨曲直則其心乖離傷恩不祥莫甚焉

為子者遭親之怒小枉則謝過受之大杖則逃若不避其暴怒或至於死使親陷於不義則是不孝之甚也人者天地所生君主所保而殺之雖子孫豈能遁於罪乎

父攘羊子為之隱子攘鷄父為之隱是順理也謂之正直亦無妨矣間有為大義滅骨肉者要不得加之於親若父殺人而子負之逃匿是一念愛親之急不復暇較曲直也亦可以為訓矣

吾身即親之身吾立身行道即親之立身行道親之悅莫大焉故道德在身身與親為一雖隔萬里未嘗一日離於親鼎俎羅列不能起親啜一羹酒醴奠酌不能強親嘗一瀝故與其致敬於無形不若承歡於眼前傷心於今日不如用意

於當時

親既老則侍養日少一旦罹病則雖欲為孝得乎故孝子以親之疾為憂也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孝養無所不至矣高年之人有如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受菓實小惠喜與狹童玩狎子弟知此尤宜順適其意

天地之間凡有知覺者無不愛其類見大鳥獸七群踰時月而反過故處者必徘徊鳴號稍久然後去即小鳥亦必啁噍暫時况於人乎人子喪親悲哀之情至死不已然以其無窮故為之中制使成文理而止非謂有喪祭之禮而既足也喪具稱家之貧富有財不可踰禮亡財止斂首足而無槨亦不足為憾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如禮不足而敬有餘

祭數則瀆故君子行祭不過忌日與春秋二次其他則薦物而已
孝子敬身雖髮膚不敢毀傷況於大義所在豈可毀損乎故
事君以全大義者莫非事親之孝良臣奉公雖抱關擊柝不
敢苟且况於風教所存豈可忽略乎故事親以助風教者莫
非事君之忠蓋忠孝不二其本隨境各盡其義而已矣
當親有難之時棄祿而救之其君之本心莫不悅矣當君有
難之時棄家而殉之其父之本心莫不悅矣故從道義捨軀
命者君父本心之悅也若君父而惑乎此義者不必從也
人臣事君每適君所必書其所欲告有故遣人告君必拜而
命之使者歸則下堂拜受見召則急趨而行入公門鞠躬如

君臣

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朝廷過君之虛位必加敬禮侍食於
君必先嘗食遇君賜生肉則熟而薦之祖考生則畜之無故
不敢殺君問病則加朝服於身以見焉有位於朝者雖致仕
每吉日朝賀國有難則赴救或殉死不辭
君雖不為君臣欲為臣故君雖有十分之惡臣不得行十分
之罰故君主破法虐民者或與眾議易位亦不得加戮辱之
刑及滅宗絕祀懼其長亂臣賊子覬覦之風以流毒於天下
後世也
君子事上不得其心則盡吾誠以感發之而已苟誠意能動
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事庸
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上達而君信己之篤耳

不_レ以_レ才_レ知_レ先_レ人_レ見_レ人_レ有_レ善_レ則_レ好_レ之_レ使_レ之_レ愈_レ大_レ不_レ善_レ則_レ救_レ之_レ使_レ之_レ赴_レ善_レ善_レ自_レ我_レ者_レ歸_レ之_レ上_レ過_レ由_レ上_レ者_レ歸_レ之_レ我_レ是_レ大_レ臣_レ之_レ道_レ也_レ君_レ有_レ過_レ謀_レ過_レ事_レ將_レ危_レ國_レ家_レ大_レ臣_レ父_レ兄_レ有_レ能_レ進_レ言_レ於_レ君_レ不_レ用_レ則_レ去_レ謂_レ之_レ諫_レ有_レ能_レ進_レ言_レ於_レ君_レ不_レ用_レ則_レ死_レ謂_レ之_レ爭_レ有_レ能_レ率_レ臣_レ僚_レ相_レ與_レ疆_レ君_レ君_レ雖_レ不_レ安_レ不_レ能_レ不_レ聽_レ遂_レ以_レ解_レ大_レ患_レ謂_レ之_レ輔_レ有_レ能_レ抗_レ君_レ之_レ命_レ竊_レ君_レ之_レ重_レ以_レ安_レ國_レ危_レ除_レ君_レ辱_レ謂_レ之_レ拂_レ諫_レ爭_レ輔_レ拂_レ之_レ臣_レ國_レ之_レ寶_レ也_レ人_レ主_レ以_レ民_レ命_レ為_レ己_レ任_レ與_レ國_レ人_レ共_レ存_レ亡_レ故_レ事_レ君_レ者_レ須_レ知_レ非_レ供_レ其_レ君_レ之_レ私_レ事_レ而_レ罷_レ勉_レ毋_レ怠_レ也_レ故_レ君_レ死_レ國_レ事_レ則_レ殉_レ焉_レ不_レ可_レ苟_レ免_レ至_レ於_レ私_レ事_レ則_レ不_レ必_レ殉_レ焉_レ事_レ君_レ貴_レ直_レ諫_レ不_レ得_レ隱_レ欺_レ然_レ數_レ則_レ辱_レ其_レ身_レ無_レ益_レ乎_レ事_レ唯_レ朋_レ友_レ亦

夫婦

然_レ以_レ其_レ言_レ者_レ輕_レ聽_レ者_レ厭_レ也_レ

女_レ子_レ雖_レ幼_レ必_レ禁_レ與_レ男_レ同_レ處_レ飲_レ食_レ游_レ居_レ必_レ異_レ其_レ處_レ無_レ論_レ兄_レ弟_レ婢_レ僕_レ授_レ受_レ執_レ箱_レ無_レ箱_レ則_レ置_レ諸_レ地_レ不_レ敢_レ親_レ出_レ門_レ擁_レ蔽_レ其_レ面_レ夜_レ則_レ秉_レ燭_レ婚_レ嫁_レ必_レ待_レ媒_レ灼_レ告_レ君_レ與_レ祖_レ先_レ使_レ親_レ戚_レ鄉_レ黨_レ共_レ知_レ與_レ聞_レ教_レ令_レ閨_レ門_レ教_レ育_レ幼_レ子_レ夫_レ死_レ不_レ再_レ嫁_レ不_レ敢_レ奔_レ遠_レ方_レ之_レ喪_レ

兄弟

夫_レ婦_レ之_レ交_レ欲_レ常_レ相_レ敬_レ如_レ賓_レ客_レ朋_レ友_レ以_レ全_レ親_レ愛_レ之_レ情_レ要_レ在_レ婦_レ女_レ以_レ禮_レ自_レ守_レ若_レ狎_レ昵_レ太_レ甚_レ則_レ生_レ厭_レ怠_レ之_レ心_レ家_レ道_レ不_レ和_レ終_レ至_レ乖_レ離_レ兄_レ弟_レ之_レ禮_レ宜_レ分_レ尊_レ卑_レ平_レ日_レ相_レ見_レ弟_レ先_レ拜_レ坐_レ起_レ不_レ敢_レ失_レ禮_レ使_レ家_レ人_レ見_レ吾_レ尊_レ兄_レ如_レ此_レ則_レ弟_レ婦_レ亦_レ不_レ敢_レ與_レ嫂_レ抗_レ行_レ矣_レ

朋_レ友_レ有_レ相_レ責_レ之_レ義_レ兄_レ弟_レ有_レ相_レ友_レ之_レ道_レ故_レ朋_レ友_レ切_レ切_レ惔_レ惔_レ兄_レ弟_レ怡_レ怡_レ若_レ混_レ於_レ所_レ施_レ則_レ兄_レ弟_レ有_レ賊_レ恩_レ之_レ禍_レ朋_レ友_レ有_レ善_レ柔_レ之_レ損

兄弟之愛人之至情也。唯君子為能盡之。若不知其兄為惡而愛之，則君子之所不免。而其所以為君子者，本在於此。若逆探其惡而棄之，則是非君子也。與數林
隨長者則不踰路，而與人言隨長者升丘陵則向其所見以慮。有問長者携己而行，則兩手捧長者之手，從口旁告語則手障口而對為長者掃地，則不使塵及其身。就席則兩手提裳以防傾跌，長者書籍琴瑟在前，跪而移之，不敢直踰。虛坐盡後，席間函丈，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長者欠伸視日影，則請退。有告者曰：少間白事，則屏於左右而待。就長者謀議，長者反問，則必辭讓而對。問於眾，則顧望坐中而對。有所賜不敢辭，待飲長者，長者親酌以賜之，則就樽所拜受。長者止之，

長幼

乃還席而飲。長者未飲，則不敢飲。侍長者為人所饗，雖有盛饌不辭，偶配於坐，不辭席，亦不敢先退。尊長之前不叱，雞犬讓食之際，不敢唾。當間話時，不敢問其齒。燕私來見，即出迎，不使擯者傳命。道路見己，則趨進面之，不問所往，不見則隱避，不敢煩動。事師者，請業請益，皆起見。其有過則問，無犯無隱，報德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恩如父母者，上也。其餘淺深稱情而已。

朋友

朋友之道以善相責，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我無辱矣。使誠意交通，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與人處而不告其過者，不忠也。告而被疏者，不智也。君子慎焉。朋友性多猜忌者，須積誠以動之。情多堅僻者，須脩身以示

之朋友隱過非我所敢言或借事以自責或援事以責人或取他人之過類是者而覆議之或取他人之善反是者而詳說之使其不知為己而自然遷善此責善之上術也朋友問難有淺近麤疎術才揚己等事皆其病發當因病而藥之苟懷鄙薄之念則非與人為善之心蓋朋友之不善即我之不善固非分外之事故不得不反求諸己世有見朋友之過不能規之使改及死彰之者不情之甚也朋友有僻見一時難破者未至於大畔理害人當姑聽之比較是非別處義理大段分明則其僻自解若當其時辨論不已或至傷交情而無由啓悟矣朋友有隙能解解之不能解姑置之毋通彼此之言則是所

以解之一或不慎則鄰於讒矣且所慮者人不見其善而交遊當求十分至友真如天性骨肉則至緊要處不忍棄去然十分關切由於十分相信若有一分未信積嫌開隙便至十分相疑故識人訂交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交遊泛濫不求真君子當患難貧困舉目茫然無可依賴矣新交不可傾倒傾倒則其交不終久交不可隱匿隱匿則其心必峻寡交多親且可以省人是非故結新知不如敦舊好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吾先貧賤而今方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方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方富貴

則當察其情恐或疏我方貧賤則當加敬恐防我疏
常人交際久則敬衰久而敬之善與人交者也
與人相處貴情意相投形跡相忘而亦不可狎昵大甚如長
幼有序尊卑有辨內外男女有別笑語戲謔有節無許人陰
私無犯人忌諱則嫌疑遠而可以久處矣

凡人來客者同等則迎諸門外降等則迎諸門內遜客先入
就席客固辭主人拜客先入以導之其訪人者將上堂必揚
馨啖之聲入戶必下視不回戶開則亦開闔則亦闔有後入
者闔而不盡潛聲直前而入
人有薄其骨肉而厚他人者亦是人情之蔽蓋父母兄弟我
雖極情不過尋常道理父兄不見可感旁人不見可誇若厚

三罪

在他人則受者感恩而人亦以美名歸之故薄所厚而厚所
薄也澄情察本雖賢者亦不免矣蓋之意難蓄不察其然
大罪有三莫大於逆天而敗俗次之殺人為輕逆天者無他
自滅天良滅絕倫理之謂也是故君子務明人倫唯道之從
所以敬天也

不取居家第五

父子夫婦兄弟在內君臣朋友在外在外之義博而大在
內之道親而實君子行道必自內始慎身行則子弟恭儉
樂易輯睦一家內外姻戚各以其道往來奴婢僕隸皆化
於善居家其可不如此乎彙居家第五
居家容儀不可過檢而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蓋人終日祖

居家

也。安體舒然後知禮者筋骸之束所以安於人情而便乎人身
 男女居室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
 於此也。閨門之中或褻而慢之則道有所誑家不和而人亦
 不服矣。學問偏處為婦女所覷破蓋人於他人前矜持粉飾雖父母
 兄弟在所不免若妻子則我無忌憚之意而情最狎不自檢
 點人能於此隨事受規亦能補朋友所不及。家庭久和本於能忍然忍或有藏蓄之意藏蓄不發則其發
 不可抑制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是不深考耳不自知

要

耳所見小耳寬懷處之俟其自化雖日犯吾亦不可形於辭
 色若骨肉失歡不肯相下吾能下氣與之趨事話言則豈不
 漸如平日耶。家庭不和由於婦構其原出於婢僕言人短長好傳遞言語
 遂使主翁與人深讐而自暱處於心腹是可惡也唯明以燭
 之有聞而不聽則讒構亦無自而生矣。人之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之漸也故欲吾子愷悌須
 以吾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孝順須以吾事伯叔父者先之
 親之和柔者教子以義方而子不從稍嚴則狠戾矣父之仁
 如火母之仁如水水多溺死火少焚死而如火之仁不可為
 也宜莫如為淵水積德不測則不肖子孫亦為之化矣

子弟之教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爲父兄者未
有不欲子弟之賢者然急迫以求其成且夕以責其効則子
弟若於難堪反至激成其過則賢不肖之相去亦不遠矣
人有言曰教婦新來教兒狹提蓋父母嚴而有慈則子孫莫
不畏慎生孝見世人愛子飲食云爲恣其所欲宜戒反獎應
呵反笑無故叫號不知禁止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
以咎他人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幼未可責日漸月漬以養其
惡是曲愛也及其齒漸長猶狃昔日姑息之愛則鞭之不畏
反怨其不慈於是愛心日疎據其細過遇親故歷歷陳數斷
然加以不孝之名是妄憎也
愛憎之私多自母氏父或不知則必徇其說牢不可破爲父

者當詳察之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子之所以不肖
者多由母之偏愛常護其過也
幼求稱欲長當如何人之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嘗肥甘幼時
衣食所費無幾父母嬌養到長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
堪至如諸兒與人爭亦當直責之患不能屈不患不伸
後生美質必要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於人
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也故教子者當從貧苦
中養成之一意節省使守布衣菽粟之分倍蓰寒窶書生
兒童在稠人前赤面黧爪者是知之朋而恥之深也學則爲
君子不學亦爲好人宜長養之以期其成而爲父兄者往往
叱之反譽他人子無羞恥者所以驕吝日長化爲絕物

世之父母或有使幼子打婢僕而見婢僕佯泣以為娛樂者適足以滅其惻怛之心養其爭勝之氣所以長後罵詈妻子虐使婢僕種種惡態不止其不致破家者幾希矣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姑且薰胎使盈耳充腹久之自然安習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
 幼子知見未開而強之善則反挫善機如強之學反致其惡學宜以善事為之大防使其不戒而無不善不勉而習於善也如曲禮當知之類老幼相間為主為客以教之尤易悟入學書計習文字不可使至於倦倦則馳射運動以養氣體亦不可使暴動

示子以信前言誑乎當為誑而語之若欲實前言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即成兩誑所以致其陷於小人蓋實前言三字最易入小人
 法語則必從之而不改者傲也傲或不得行故不為不從廢法語異言則必說之而不繹者浮也浮或去太甚故不為不繹廢異言
 輕薄子弟每拒人言而言之益亂不若授之以所悅而易之以所服則敬心生說則語易入雖不必盡受猶未至潰決慮子弟不肖拘之於家嚴其出入者每致其朴野蠢鄙不近人情而禁防一弛忽蕩家產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游尚為有益

人生當割生計之半養一佳士教訓子弟以虞身後世人養
客如僕使何由得佳士乎終致子弟日與邪人接以破蕩家
產良可愍也
祠苟完矣有餘力則置田供祠之外量而給之使足耕獲周
急可也否則暖衣飽食適滋其不才非保家之道也
人之多子其愛不可不均幼而示之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
若或有所偏私則其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久
後遂成深讎是愛之者乃所以害之也且其所愛未必孝或
早夭而暮年依託身後葬祭多於所憎與其他骨肉豈可不
常愛之乎
兄弟同居間有一人早亡諸父於子姪其愛之未能均齊則

致長幼交爭相疾甚於路人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
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為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以免身後之訟若異日有
求歸宗而曖昧不明則子孫必被其害矣收養義子當於平
日別其居處明其名稱質衆告官以絕爭端親戚老婦人等
當明其財物有無以虞不肖子孫之爭孤女有財產可給者
當隨嫁悉給之以防後來有所陳訴
遺囑之文宜預作之及疾革則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
死耳
慈親教子不可使在官于外者數問家事當以無信為平安
耳但為子者要知父母之壽朝露難保當孜孜為善立功以

顯父母也苟使親之心競乎功名則子不能全令名矣
女子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並為難養養之勿近而已
若先近之一且遠之則怨深矣

女子之心最可憐也其身嫁後母家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
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
為父母為夫者宜察其心而聽之其子嫁娶後男家富女家
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
之財以與男家為男為女者宜察其心而從之且婦人依人
而立暮年無聊尤宜矜念

同居異室而居尤宜仔細用心令小兒婢僕毋擾於眾假如
人勤於掃灑而吾縱兒女狼藉則是失歡之本也

同居之人

同居之人每相往來宜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若議
及我則彼此慚愧進退不可

家恩

興盛之家長幼和協者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子
未必有過而家長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
發輒施諸妻子也家人知此則尤當奉承

親族

族大人眾則飲食器用難一而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
矣况同家有伯父叔父則為子者何以得獨厚於父父又烏
得而當之故異宮而同財者所以使人子得伸其私也
凡兄弟姪甥舅之屬年及十餘便當別其臥處蓋童稚無
知偏則易爭狎則不敬須要有多少保全工夫
居鄉曲與親黨往來衣服不可鮮華在我者揭然異眾則親

故貧者羞澁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如婦女衣飾惟務潔淨尤不可異衆且如十人同處而一人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其行坐能安否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宗族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貧者養他人之子宜於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而富人則宜竣旣長之時爲其賢否可知而無破家之患也

人之患多子而欲與他人者當待其稍長察其溫淳守己然後與之苟在襁褓卽以與人萬一不肖則兩家共受其禍矣人家男女不可以幼時便議婚蓋家道盛衰不常而男女賢否須長可見若早議婚姻事有變易則是爭之端也

世人慎於擇婿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婚嫁當擇配耦若愚庸娶美婦非惟不和或有他事如醜婦嫁美婿往往爲其所棄出可不察乎

親戚不可假貸假者歷歷在心伏之日急借者反怒曰我欲償之惡彼屢促方其不從則曰彼怒氣接人無禮蓋貧人借

釜初無償意縱有之亦安得償方借之初禮甚恭言甚遜感恩之心可指天日以爲誓約至他日責償則恨不以兵刃相

加不若隨吾力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債之念彼亦無怨於我奴婢衣食疾痛勞苦皆須體悉周密有所犯不可縱亦不必

形於辭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

要言類纂 卷二
為得體

婢僕頑狠者善言遣之勿留若自鞭撻恐有意外之事惟徐
徐責問令他人撻之則自然有威又勿使子弟打僕隸婦女
打婢妾
婢僕以罪去者縱其所往勿問有人問者我當應之曰嘗有
罪而其才可用也彼聽我言如此則必感激為善矣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若小
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釋則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患難危亂時待賤役輩極要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色不可
過降恩意不周恐有畔心詞色過降恐窺吾怯驕悍難使
女僧女僧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為名者勿令入家凡脫漏婦

家計

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為不美之事者必此輩也
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宜愛之如骨肉則衣食之源悉藉
其力而俯仰自無愧怍矣
凡事不可不早慮如生女子即種樹萬根待長可以為嫁資
比壯置壽衣壽器壽塋至老死自無數日不葬之患
宅兆之地宜慎後患使異日不為道路城郭溝洫不為貴勢
所奪耕犁所及
鄰近利害相關之產宜稍增其價而買之不可恃無人售而
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矣
富家蓄積多儲錢穀少蓄金幣絲帛則縱被盜去亦不多矣
家中有失物宜急索急索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否則

轉而出外矣

人之居家須令垣墻高厚，階籬周密，窗壁門關堅牢，以備竊盜，且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孫夜出之患。如為匠人所騙，漸增其規模，不可中止，則必至舉債鬻產，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處之怡然，是志士居家之氣象也。終日正襟端坐，接人和氣，霽霽是賢者居家之氣象也。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是聖人居家之氣象也。

處世第六

一家和輯然後施及他人，進退周旋去就取予利害得喪，其道固非一端，要之莫先於仁恕，而眾善從之，知命樂天。

求仁

行乎其所無事，沒世不厭矣。彙處世第六。求仁者，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則知他人之所欲，亦猶己之所欲，情志相通，慈愛及物，無有間隔，求仁之術莫近於此。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理則公而已，是萬人本心之所同然者也。人能體之，則寬平普博之中，自有惻怛慈愛之意，故以己一體流行謂之仁，彼接人有間隔心者，非仁也。苟無失心體同然之親，則其於人何不親之有，人或說人心不同，如面，蓋謂人已萬殊，也是專就私心而言之。君子不取焉，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多益善，如為長者折枝之類，隨念隨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悠久不止，乃有利益。

蓋隨力救賑人之恒道而善機切不可阻遏阻遏者必致泯
沒將不復發苟曰富而後行人常苦其不知足吾不知其何
日為富
德不言陰不陰遇善端乃行必要人知固非好善必要避名
亦非好善真誠為善於名何念之有但與人為善不可使人
避好名之譏恐阻其為善之心也
為善而不近名乃為真善故大孝不自知大義不自恃古之
人有能事不慈後母能脫懿親於危難而終身不明言其事
者近之
大善少小善多大善近名小善近德人好名故爭大善好名
則大亦小君子積小善以成其德非辭大善也不要強為也

心樂行善則身勞而不自知其為勞矣且如門不留客遇人
下馬是不唯行禮而又有順氣血壯身體之益矣
宗族多貧人是為善之多君子日行小善不要大善多貧族
者是行小善之資也且荷眾之悅和氣滿家則是日聽無聲
之樂也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蓋
欲勝人者私也欲人歸善者公也心有公私而人之向背頓
異
理到之言人不得不服然其言有所激則不服有所強則不
服有所挾則不服有所便則不服凡理到而人不服君子必
自反我先服而後人服之

言語

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喜時之言失信雖賢士夫病焉况庸人恣弄口吻者乎

嘲戲人本是惡事尤不可入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真每致人恨

多言者窮強不知為知者辱善談論者以約言折理至其所不知默如也

聽人談論於吾以為是者不可遽讚以為非者不可遽駁須要仔細體認

凡好譚閨門及譚怪亂者為鬼神所惡非有奇禍定有奇窮不可述之於口尤不可著之於書蓋非理念頭招非理之報

是氣機相感之必然如有談淫事者當有方便以移易之或赤面不言以示我之不快亦可矣

有人雖不自談不好話而誘動他人教談已則在側與眾俱聞快咲以取一場之興太為失德究與自談不好話一般

有人言及害人非理之事我雖不與其謀若從旁附和一言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親舊情話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為爭訟之資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忿氣既平與之通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暴其父祖之惡而怒氣所激欲指其實而言之不

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

天下之事不密則敗如軍國機務雖事父兄決不可漏而頑
愚父兄或有怨其不漏者然亦當知其言之為無益矣凡言
不可言之事以為親昵者小人之交不知不言無害於交也
漏言秘事小人之行設令君子聞之決不悅也人之秘事必
有其故雖善事不可漏凡言無益於人及非義可言者皆不
如默

要言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悶
心此是自己真實受用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客氣常存則心無斯須之樂世人見愚人富貴則輕蔑之賢
者有聲名則媚疾之而其遭挫折偏甚者是天譴也

要言

凡爭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人誠非則是己
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爭不知其不肯屈下反
致身禍豈不過甚哉大抵天下之事以人不同而成其有不
相合者所以勝我也

是可好也不可惡也
事過情者使人生疑避難逃死唯在尋常二字即凡大事皆
然

授受

外來之禍不可得而辭者如途間見人遭難奮赴救之或不
惜生命是固義之當然也君子見危授命要非自取耳
居鄉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惠方吾未達每見其人乃懷敬畏
及吾榮達欲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虧義
受恩之際度不能報慎勿受如施過情不責報者必有非情

之望隱於其中且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人不我驕也
 我豈勿畏乎妄與猶棄於溝壑而吾受之是以身為溝壑也
 不亦誤乎
 濟人須濟其急則事半而功倍矣然又須於我間時用之每
 見富貴人偃然驕吝及困急始降禮輕財以要結人人亦偃
 然受之雖百分不及間時一分矣

恩不在多寡唯當厄之壺漿能得人死力怨不在淺深唯傷
 心之杯羹足亡其國家
 怨因德彰故使人德我不若德怨之兩忘仇因恩立故使人
 知恩不若恩仇之俱泯
 施恩望報勢必成仇為善求知弊將得謗世人朝施恩而暮

善

責報且立功而夕望賞卒之恩以怨終功以罪掩者滔滔皆
 是為善望報者當鑑此居功勞者亦當思此
 人遇親友患難不能出力要當於其身虧損幾分若使其身
 完全安坐不但我心不快天理人情亦必不容矣凡當世亂
 國變兵荒疾疫隨人隨事皆宜如此不特交友之道為然
 善善常不及惡惡常過人之通患也故以愛人之心待人則
 善者固得當而不善者亦不至過惡若以惡人之心待人則
 善者未必得當而不善者必至於過惡故自非仁者不能好
 惡人也
 好善惡惡固非兩端蓋惡惡之心所以全好善之心修己治
 人無不同一如追舊惡而棄自新者不知好善之心安在也

自非友天下之士者何能尚論古人如今人清議所加而吾
心不服者亦未可輕議其非恐或寬之彼好評人者常有不
察其衷之患凡人做事各有意趣徒視外面而輕議之適足
以示己之不明耳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認智者為愚
局外論人每認難事為易蓋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
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須替其人置身事裏局中想見便是
忠恕之道
人有聽我言而改其過者故忠言不可已也若文章則其過
亦與之俱傳不忍沒文字而忍令人已改之過千載常新是
文章之害也

待人之
法

君子之於小人上則以德化之次則以量容之苟懷一不相
容之念則堅其不善之心激其不善之氣禍斯大矣古人或
有與小人交通以感悟其頑以全善類者顧吾用心何如耳
小人與己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
如此則失含弘之義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古之聖王所
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與有過焉小人心初樂附君子
尚知敬畏君子棄之已甚彼退力結小人視君子如異物稍
稍責備決裂放肆成一狠敵故處小人不可輕絕則自有聽
信我言之時矣否則彼日與同惡伍終身不得聞一好言見
一好事矣

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完成之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不終於為惡人

君子不思舊惡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若以其嘗為惡而卒拒絕焉則是道自我絕者而非仁者之心也

交際之禮人情之所不能廢也若得人贈遺必計其物所從來之合義與否必欲擇而取之則其不至絕人離物與禽獸同羣者幾希

小人謀非分非理之事當初合時已懷殺心小人之交亂人之黨易親易仇未有不始於相煽而終於相圖者人之結交

謀事不可不慎

君子處世有委曲之用而無委曲之跡如己為好人而使他人無面目大非君子忠恕之道

論人者當帶二三分渾厚不盡人之過以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而自謙不居善也如庸人有過失尤宜就僻靜處而委曲言之對眾面責不唯彼不喜聞或將強辯不屈待小人之法不惡而嚴宜畏而避或有大惡不得不絕亦當不出惡聲而善為之辭說蓋不啻避彼怨便是忠厚之道其治之亦當從容處之事後絕口不言行乎其無事

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從理當審事勢從容處之事小則含忍大則質官告友使之自然輸服若悻悻

然而忿不肯退步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服奸猾者必百計求勝吾之有理反成無理蓋事到七八分卽已譬諸張弓過滿則折不可不慎

人有橫逆加我從而報之不若讓之陰行善尤足感人唯天亦當諒之若人說吾短則吾當思彼長果有所長不可不揚世間一切橫逆皆難我山鬼怪物當不見不聽一念承認便受其制若無故而非理驟加必有所恃往往以死累人小不忍禍立至矣

見人妄言妄行知非故爲者不唯不可諫誨亦不可寘於言議之間所以速侮辱也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道破他人短處便是所以全疾

惡之人否則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無異

虛言構人小人之行真可惡也而惡積不可掩天人罰之以至敗亡者小人之常態亦可愍也苟乘其衰而擠之是其心與小人何異譬諸敵人敗走宜扶之使去而殺之非仁人之兵也

天下之事皆有本分分外有添則惡如受人之誣誣是本分必欲証其人明我之不誣是增事端也假使實有其人亦非我之本分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是其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明足以照人之欺已而終不道破者此量之宏也而明不足

者每喜於自見其明故君子貴乎識而量次之蓋量自識生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之未至也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誣以非其道是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若人以愛兄敬長之道而來欺我我心誠信而喜之則非君子之累矣

教誨

聖人仁天下之心固無窮矣推其心蓋思一夫不入於善猶已拒之而不誨故鄙夫之空空猶竭其所知不敢有所隱仁之至也君子教人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絆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歡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鬱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

教人不待其憤悱而遽啓發之則彼未經深思故其受之也必淺而無所得反杜好問之心若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極而倏爾有得沛然而通達矣

說話事理教人宜先略說之使渠思而得之若未能安於意而又進之未能喻於心而又告之過於詳悉使人逐彼就此則人不致思而終不得我意是教之妄也教誨多術目其人為不屑而拒絕之此謂不屑之教誨其人為之感悟退而自脩則是所以教誨之也

樂道人之善固善然亦未無溢美之弊也如中人有二事可稱譽之過當恐致其心滿意驕逐步墮落與位貴者被人敬癩一般

為惡不已積小成大比之厭幸福樂敗禍是無人心者也又何難焉苟有人心者而告之曰汝心安則為惡彼豈忍為之乎強教不如不教舍之不問則靈明斯現自然有恥不敢為非矣

我之所能而人所不能者吾曰不能所以自謙而勸人也而吾之所能則人皆知之矣若以師道自居謂人母己若者是絕物也

今日為人辨惑雖知不免後世之譏亦不得已也此是所以盡天職

世間習俗雖違道亦不得謂之不義唯當講義時辨之耳決不可譏譏之每致英敏人仇視我不欲聞道安得使其自知

其非而去之乎

世俗慣習吾毋為己譏之不可如貧民葬親以作棺為憂不暇致哀即火之亦其所也况葬無地者乎不忍火者雖用席歛之不妨矣死而合諸土是理之常也席之與棺何擇

異端之言雖達其旨決不可排排之則致其人不暇曰未達也若曰達之則我是異端之人矣大抵索隱行怪由其心有病而世之赴文明也信者愈寡唯其教易簡者獨適人心故人奉之不哀若夫大道鬱塞譬諸麥在霜雪下深根易長後世必有復行之時

古人罪惡眾所共視聽者聖人以其後世必傳故舉以示大戒然其事則削而不書所以杜奸脩紀傳者當監於此約其

辭微其旨意外兇惡匪夷所思何用極狀摹寫中材以下不能無過唯不敢自安故從來未有之事猶懷顧忌而不敢為若使之知古人有為惡若是其甚者則撫躬足慰是不唯杜進善之心乃導之為惡也君子著書立言不可不謹

涉世

人以涉世為涉世動生厭若不知涉世即是學問若能體認之則自然不見世情可厭而委曲周旋亦不覺煩勞矣天生人而所以養人者在人自為故大小上下無不早作冥息以自生養世界元來如此今欲於其間獨占便宜不知天之不我容也悲夫其所以然者私論之所物少緣於爭愈爭愈少不爭不患其少故利害者私論之所詳而有未盡者公論詳道義利害有不足詳而其詳至盡矣

利害

我所爭者人必爭之雖力爭之未必得也我所讓者人必讓之雖強讓之未必失也故過分求福適足速禍安分遠禍將自得福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之賢者則均平而已即是忠厚之至

家

人皆以貧為累是非貧為心累心自為累耳家庭之間勉勵毋怠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苟欲逸居飽暖以適情意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朝夕憂煎禍必及之回視貧時之樂如在天上

果於舉債者必謂他日餘裕可以償也譬諸廢今日之行而明日兼行雖勞苦而不可至矣

人能無故學吃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是求福弭災之道
人生福分本有定數過用一分便無一分况定數不壽不富者
盡留後手乎則其定數不壽富者或轉得壽福也
人恨不享大位一旦顛躓傾危回想卑官清寧天上矣人恨不富貴
一旦禍難及身回視布衣糲食天上矣人恨欲不稱意一旦疾病痛苦
回視平日強健天上矣是故上邊不足下邊有餘

今人見目前稍稍榮盛以為此生無足虞不旋踵而破蕩者多矣
大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無有定勢將自虞之不暇也
見早年出身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不如

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若始終如意者多不獲壽千萬人間有之非可常也

人之臨終每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皆由我積惡損人利己是日殺子孫也平時殺之臨終憂之不亦惑乎今夫劫盜所快意焚掠者莫非積惡之家盜亦自有識見貨殖者須自監焉
久聚必散物之自然故金銀寶貨之散不以水火去則盜賊去兵革獄訟去不肖子孫去天既福之以富兼賜為善之資使之益厚後福何幸也切勿違背

人生富貴須仁義以享之不然富貴必蓄其身則榮身者孰甚仁義人生衣食須禮義以宰之不然衣食亦害其生則植

生者孰過禮義故人之福莫大於德
舍道而言福是空言也道與福不二本故人之論福當論心
心之正無不是福心之邪無不是禍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以事神事人而不可恃以傲神人凡
行不當理而能避禍者由心知所畏也剛正人罹禍者無不
由自負自負則不循理安得無禍乎

天道福善禍淫理也缺盈益損數也抑世有善賢而禍者其
人必剛而自矜也否則在高位也否則名譽太顯也此其數
盈矣雖欲無缺得乎又有姦惡而福者其人必柔而能屈也
否則儉節也否則有施於人也此其數損矣雖欲無益得乎
是知理不勝數也夫人之好賢不能勝其惡盈之心惡不肖

不能勝其愛損之心故毀賢者以希有敗非不知其賢惡其
盈也助不肖以希無敗非不知其不肖愛其損也人情若此
挹損之義安可忽乎

富貴顯榮我所欲也當其去追而留之貧賤污辱我所惡也
當其來拒而逃之是何異與日競走哉善制數者不然我所
欲也及其未去而逃之我所惡也及其未來而就之我逃彼
隨猶影從人我就彼避猶人逐影蓋彼之來去有定數而我
常先而制之也

君子不有其有所以制數也蓋內之性命外之富貴皆有也
有生必有死故知不有生者之不死也有興必有亡故知不
有富者之不亡也吾去吾形氣之欲漠然還生之初是謂未

始有其生則死無能逼矣富而能散貴而能降是謂未始有其富則亡無由來矣過此以往有德有功有名譽皆不有也夫唯不有是以不失
道義者本於天禍福者發於鬼神禍福之謂命道義之謂德德固非鬼神之所得而算命安得與道義相校故命能使人窮不能使窮者不勵志能使人賤不能使賤者不砥行即能使人富不能貸之修德或使人貴不能勉之慎操豈非人不聽污隆於命命實受損益於人乎人或富於財或富於義其為富則一矣或賤於位或賤於德其為賤則一矣二者本分之於天命與人各持其半道伸矣命何不屈德全矣福何不畸雖然命之不遇是天之勵我也不可謂詘福之不享是天

之輔我也不可謂畸

慶

執拗者享福常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得壽不多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天命養性所以立命盡人所以回天

忍

心厚者福厚量弘者福弘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此之謂福人吾躬行善後世子孫必有興家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述若夫成功則天也吾未如之何勉為善而已矣
凡人謀事屢敗難成則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
當需不厭久久之與得相隣若憤其久而決絕之是斯須之不忍甘棄前勞坐失後得也不亦過哉

凡在仕途者多有競躁之念，蓋有此念時必不能進。至忘此念則忽然一轉，事物之理皆然。其入而求進者，其心必有所缺。缺陷世界，惟忍可補。一半譬諸爭先，徑路甚窄，而退後一步自寬。一步則以後步補前步，但無智識而妄為，堪忍則是懦弱不振，世界益為缺陷。不攻之而攻，不取之而取，其理亦一也。克己復禮，則無私欲之障礙，無物我之間隔。天下雖大也，物類雖多也，我心之量無所不體。天下萬物皆歸宿於我仁之度內，譬如人身無病而氣血貫通，則四肢百骸無非己有。是之謂天下歸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不在己也。

